

崇正文選卷之七目錄

柳宗元封建論

王守道論

與韓愈論史官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送薛存義之任序

愚溪詩序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捕蛇者說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箕子碑

張蘊古大寶箴

王勃滕王閣序

杜牧之阿房宮賦

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曠檄

陸贄對德宗論事

已上共十八篇

崇正文選卷之七

明錫山施策懋揚甫選

海虞瞿汝說星卿甫校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日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

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狂
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
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
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
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
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
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
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
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

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
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
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
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
其德之在人者歟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
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
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君羣后
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

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

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

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危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

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

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
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
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
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
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
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
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
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
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

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
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
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
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
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
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
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

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守道論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
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
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
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
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
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
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
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

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
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
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
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
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
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
思歿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
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

抗在下不爲損矣人者不爲不仁而人者不爲仁
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
安其分而達道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
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
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果矣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迺見書藁
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
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
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
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
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
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
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

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

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

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

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外主者此六德已不煥且而浴煥入鑽矣若
云谷且焉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藉館中出入
燕爲果率以爲欲豈不煩一且何厚志又何以
與木吹出而不果甚可厭若幾之宜更思何爲
其明德之與政其率無可若乎則天子贊率陳爵
或與之勸勉自爲五直行行謂收與之餘視云若
之於此也故也今學收與之勸收與之收言論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
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
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
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
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
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
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
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恠聚罵指目牽

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
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
吠所恠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
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
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
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
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
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
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

恠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
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闢豈可使叟叟
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
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
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
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
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
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
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

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
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
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
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徃來言所聞則
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
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
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
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
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

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
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
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
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
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
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
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
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
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

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

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恠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噐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

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
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
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
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
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
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
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
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
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
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
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
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

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

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精於干戈之士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敎鞮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䟽而不浴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

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刀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况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

趙盾之義

駁復讞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
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
諫臣陳子昂諫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
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
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
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
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
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

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歿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

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歿於吏也是歿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

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
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父既受誅子復讎此推亦之道復讎
不除害今若取此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
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
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
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
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
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
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
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
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
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
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
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
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

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
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
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
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
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
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
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蹠
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
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
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
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乎
洎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

涕曰吾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
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
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
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
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徃徃而死者相
籍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
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
十無四五焉非歿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
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

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
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
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歿者二焉其餘則熙
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歿乎此
比吾鄉鄰之歿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
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於是今以蔣氏
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
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論之始以於夫縣人風俗持焉

出吾

論之始以於夫縣人風俗持焉

出吾

論之始以於夫縣人風俗持焉

出吾

論之始以於夫縣人風俗持焉

出吾

論之始以於夫縣人風俗持焉

出吾

論之始以於夫縣人風俗持焉

出吾

論之始以於夫縣人風俗持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

宗元

卷七

七

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

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

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
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
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
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其不勝
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
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旣成書於
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
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

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
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
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
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
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
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
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

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
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
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
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
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
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
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
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

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
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
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
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
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
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
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
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

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

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
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
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
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歿以併命
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
亾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
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
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

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
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日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
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
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藁於厥躬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
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歿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
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
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

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蘓憲憲大
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
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
歿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
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

儒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王晉天
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
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
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
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
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
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
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
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亾國音內荒伐
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亾國之音淫勿謂
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
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
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

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
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
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
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
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纍塞耳而
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
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

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
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
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王撫運扇以淳風民
懷其始永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
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今天下爲公一人有
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
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
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
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
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王盡東南之美都督
閻公之雅望縻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檐帷暫
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
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
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

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
駢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
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雲霄飛閣流丹下臨無
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
體勢披繡闥俯彫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
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
之軸虹消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
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

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尊
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
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
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
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
帝闈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
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
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

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
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
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
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
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
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
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
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
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

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
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
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
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
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
自流

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
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
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
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
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
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
不能輸來其間鼎鎚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
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鎔銖用之如

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
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
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
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
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
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

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為徐敬業討武嬰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
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
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
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暈翟陷吾君子聚
鹿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
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
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
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

虛侯之已亾鷲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殽帝后
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
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
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
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
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
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
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
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

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
寄於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
一坏之士未軋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
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
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
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對德宗論事

陸贄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昔人有因噎廢食者又有懼溺自沉者其爲矯枉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測則心莫之

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類於愚也然而上之

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狗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

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
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
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
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
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
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
之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仲虺稱成湯之德曰
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

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
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
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
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
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
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
則其惡彌積斯爲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
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
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

古以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於是有人
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
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
害斯甚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
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
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
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
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
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

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
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
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
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
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
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
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
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
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志者不必否異

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

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之於上上之情莫不願求之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勵威嚴恣疆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

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
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
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勵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
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慙者
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
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
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
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
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

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
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
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
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
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
干剖而商滅宮竒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
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
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
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旣去四君

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訥訥而爲晉
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
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
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
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
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
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
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
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夫

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
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
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
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
不可辯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
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
忠告之不聽况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
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
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

歸于善則湊集于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
故植謗木陳諫鼓列譁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
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
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
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
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
不一則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
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
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

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
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
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
矣舊典盡在殷監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
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
之懷勵推誠之美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
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
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陷不
大聲色以示威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

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用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

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

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
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
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
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
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
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深惜也向若陛
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
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
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
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廟無疆之休也

崇正文選卷之七終

卷上

卷上

三

卷上

卷上

卷上

卷上

